

河南省戏剧家文库

冀振東劇作選

郭澤城題



華齡出版社

陽光雨露果實

賀葉振東先生出版

胡可

一九九五年
二月



序 言

杨 兰 春

冀振东同志60多岁的时候，他创作的豫剧《风流小镇》（《红果，红了》）荣获’92—’93曹禺戏剧文学奖，可算是大器晚成。

冀振东1933年生于南阳邓州赵集乡冀寨村，二级编剧，河南省剧协理事、邓州市剧协主席、戏曲工作室主任。南阳号称“南都”、“帝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古代出过范蠡、百里奚、张衡、张仲景、诸葛亮等杰出人物。今天南阳作家群又闻名全国，冀振东作为剧作家，为这个群体增加了光彩（还有袁清岑、兰建堂的许多曲艺作品，在全国也是很叫响的）。

冀振东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对我们有许多启迪，因我已是老生了，只能做以下三点常谈。

冀振东15岁时，父病故，他辍学在家，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1951年当了小学教师，1958年调入一所公社办的农林牧中学，后学校改为林场，他又干了5年种地种树的林场林业股长。冀振东熟悉农村生活，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南阳地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地带，忠于生活的冀振东自然而然发挥了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代表作《风流小镇》（《红果红了》）中的人物塑造、情节、细节、语

言十分精彩，堪称弘扬主旋律的华彩乐章。这又一次证明了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道理。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通过演员表演，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上。冀振东的父母识字不多，可是爱看戏也懂戏。他自幼常随父母看戏、听讲戏剧故事，初中肄业后，曾和本村13名同学，请老师教读诗词和古文，他当小学教师时，逢年过节常组织学生和当地业余剧团同台唱戏，逐渐懂得了唱词的韵脚、平仄。他写过曲艺，也写过小说，文学底子是很厚实的。长期磨炼，冀振东掌握了娴熟的编剧技巧。《风流小镇》（《红果红了》）以两代人的三角恋爱为框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生动地反映了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思想性艺术性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其中三维空间的处理，猜枚喝酒，舵子直腰，民歌风的唱词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编剧得靠编，编就是技巧。我们一些青年剧作者，须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冀振东青年时代就下决心，要当一名作家，30岁以前读书，练笔，30岁以后再正式写作。他才断写，不断收到退稿信，对此习以为常。31岁时，与人合作，写了大调曲《两棵红松》，参加南阳地区曲艺会演，被评为优秀曲目。1970年调入县文艺创作组。是写小说，还是写戏？他清楚写小说可能成名快，但它只是平面文字，读者有限。写戏虽然难，但它是立体形象，看者多。他从小就是戏迷，戏剧的特殊魅力吸引着他，于是他选择了戏剧创作的艰苦道路。一年一戏，他坚持不懈地写了下去。拼搏十几年，写出了《顺气丸》、《明鉴堂》、《睢阳恨》、《家政》、《风流小镇》、《抚孤记》等十几个本子。其中《风流小镇》由邓州市豫剧团首

演，1990年获南阳地区第二届戏剧大赛演出一等奖。1993年获河南省优秀剧本奖，名列榜首。1994年又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河南省豫剧三团重排此剧时，冀振东数易其稿，更名为《红果，红了》晋京演出，又获文华新剧目奖。俗话说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数十年笔耕不止，终于结出了硕果。

看来生活、技巧、恒心，对一个成功的剧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领奖台难上，更难下。冀振东把获奖当作新起点，还要向更高峰攀登。我们殷切地期望着他的新作品问世。

此前，振东托刘育州同志转告我，能为此书写篇序。我、育州、振东都是剧作家，何不三人当面直言成序。可是振东有事返宛，也可能有意回避。我和育州几次交换意见，就以我俩的同感共语为序吧。

1997年7月26日

目 录

红果，红了.....	(1)
家政.....	(45)
睢阳恨.....	(93)
抚孤记.....	(139)
明鉴堂.....	(176)
顺气丸.....	(226)

红 果，红 了

(原名《风流小镇》)

人 物 表

- 刘春花 四十岁左右，女，个体酒店经营者。
驼 叔 本名路德顺，四十岁左右，农民。
宋主任 本名宋乔贵，四十多岁，柳林镇供销社主任。
路云鹏 二十三岁，高中毕业，驼叔侄儿。
宋珍珍 二十二岁，高中毕业，宋主任女儿。
小 菊 二十岁，农村姑娘。
青年甲、青年乙、众青年。

第 一 场

〔夏末，起伏的小山包上，到处是红果园。〕

〔幕内伴唱：〕

“青青的山潺潺的水山水相绕，
甜甜的果翠翠的柳红绿相交。
悠悠的风丝丝的雨阴晴难料，
多情的哥痴心的妹恨爱难消。”

〔伴唱中众青年男女上，欢快嬉戏。

〔刘春花手提一漂亮提包上，看着年轻人嬉戏，牵动情感。

刘春花 （唱）眼看着年轻人成双成对，

我的心长上翅膀飞。

那些年我夜伴孤灯难入睡，

独来独往无人陪。

度日如年暗流泪，

情似冰水心似灰。

自从认识了宋乔贵，

好像那寒冬腊月春又归。

俺不怕有人背后爱嚼舌根闲言碎语冷风吹，

刘春花也要在这人生的路上潇潇洒洒潇洒走一回。

众青年 （善意地嘲讽）刘婶，从城里回来，又给宋主任买啥好东西了？

刘春花 （大方地）怎么，想参观参观？（从包里掏出领带）

众青年 得多少钱哪？

刘春花 说出来吓你们一跳，二百八十块。

众青年 乖乖呀！

青年甲 （抢过领带，突然发现什么）驼叔！

〔驼叔持伞上。

〔青年甲将领带挂在驼叔脖子上，众青年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

刘春花 驼哥。

驼 叔 你回来了！（无意中将手中雨伞打开）我还怕你淋在路上哪。

〔宋主任内喊：“珍珍——”上。〕

〔驼叔将领带还给刘春花，下。〕

众青年 宋主任来了。（架起宋主任）

宋主任 放开我！俺有急事找珍珍。

青年甲 不是找珍珍，（指刘春花）是找珍珍她干妈吧？

宋主任 （拍青年甲的头）你小子！

青年乙 宋主任，今年你们供销社红果开盘收购价定多少？

宋主任 摘吧，摘吧，到卖时自然会知道。

青年甲 先透点信息嘛。

宋主任 （叹气）唉——（唱）

前几年红果刚熟还没摘，

收购的人群挤破街。

张口大妈闭口姐，

恨不得向咱叫声爹。

这二年产大于销翻了个，

咱成了孙子，人家是爷。

坐等咱上门去送货，

价格直线往下跌。

众青年 到底跌到多少？

宋主任 两毛五。

青年乙 什么？前年八毛，去年五毛，今年又成了两毛五？

众青年 太糟践人了！

青年甲 奶奶，一年到头浇水施肥、整枝打药，落了个倒贴！不摘了，进城打工去！（下）

众青年 （起哄）不摘了！（下）

宋主任 跟我发牢骚管啥用？

刘春花 老宋，你亲眼看见了，咱是得办厂。

宋主任 办厂能是吹糖人哩……算了，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欲下）

刘春花 你急着找珍珍，啥事啊？

〔宋珍珍上。〕

宋珍珍 干妈——

刘春花 珍珍，到底出了啥事？

宋珍珍 郑本开车来接我。

刘春花 （又气又伤心地）老宋，这么大事，你也不跟我商量，我是珍珍的干妈呀！

宋主任 你别急，听我解释……

〔汽车喇叭声又响。〕

宋主任 珍珍，你听见了吧？人家郑本都等急了，还不快走！

刘春花 老宋，年轻人脑子热想得高是常事，你不拦，咋还支持她？要吃亏的！

宋主任 你放心，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主儿呀！

刘春花 唔，哪道地裂缝里蹦出来个白马王子，让你这大主任相中了？

宋主任 人家郑老板可是个大款，分公司就有好几处。你去看看，一米八的个头，可潇洒了。

刘春花 人品咋样？还是隔布袋买猫。

宋主任 介绍人是珍珍同学，还会骗她？郑本对咱珍珍可好了，还答应给盖座小楼哩。

刘春花 那都是身外之物。珍珍，千万记住，真情相爱，喝口凉水也甜哪！

宋主任 这……

〔汽车喇叭声再响。〕

宋主任 珍珍，错过机会，你会后悔一辈子，走！

刘春花 怎么，连话都不让俺娘们说？

宋主任 说吧，说吧，珍珍。（指指手表，下）

刘春花 珍珍，你同意走？

〔宋珍珍点头。〕

刘春花 云鹏从部队回来，心里一直想着你，你就忍心甩了他？

宋珍珍 （痛苦地）我、我也没办法。

刘春花 （生气地）走吧、走吧，还来见我做什么？

宋珍珍 干妈，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刘春花 你别管，我死了才好哩！（揩泪）

宋珍珍 干妈！（落泪）

〔路云鹏急上。〕

路云鹏 珍珍，你真要走？

刘春花 珍珍、云鹏，意见不合都互相担待点，你们好了多年了，可千万别……我求你们了！（声泪俱下地）手拉手欢欢喜喜地回家去，干妈还给你们蒸红果糯米糕吃。（伤心地下）。

〔画外音响起路云鹏和宋珍珍孩提时的戏嬉声：〕

〔童年宋珍珍：“云鹏哥，我想吃红果。”〕

〔童年路云鹏：“好，我去给你摘。”〕

〔童年宋珍珍：“要那个、那个……”〕

〔“扑通”一声，路云鹏从树上掉下来。〕

〔童年宋珍珍：“云鹏哥……”（吓得哭起来）〕

〔童年路云鹏：“别哭，我不疼、我不疼……”〕

〔画外音渐渐消失。〕

路云鹏 珍珍哪！（唱）

咱从小青梅竹马成好友，
实难忘林间河畔话语稠。
你曾说愿与我并肩战斗，
在农村闯新路风雨同舟。

宋珍珍 （唱）学生时未踏上人生之路，
今方知天堂也靠金钱来修。
因此上多少青年才往城市走，
你为何死死守在这老山沟？

路云鹏 （唱）从小喝的山泉水，
红果的酸甜心中留。
决心开创富裕路，
要让果茶飞五洲。

宋珍珍 （唱）建设兰考累死焦裕禄，
缺你个俯首甘为孺子牛？

路云鹏 （唱）在部队入党宣誓举过手，
建设山区须带头。

宋珍珍 （唱）面对这经济大潮你太保守。

路云鹏 （唱）金钱面前我决不随波逐流！

宋珍珍 你咋恁倔哩？

路云鹏 珍珍，你亲眼看见，这红果下树，不说今年没人收，就是往年，厂家也直往下压价钱，钱都让人家

赚了。为啥咱们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用股份制的办法办个果茶厂，让乡亲们也富起来？

宋珍珍 现在就是不办厂，大家不也是有吃有穿有钱花吗？

路云鹏 这总是散兵作战，富不到哪儿去，还光吃亏！

宋珍珍 吃啥亏？

路云鹏 石头、二小、三喜为了推销自己的红果，相互压价，你知道不知道，乡亲们吃多大的亏呀？

〔宋主任上。〕

宋主任 珍珍，人家郑本在那儿等着急了。是走？是留？得给人家个囫囵话。

宋珍珍 云鹏，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要办厂，还是要我？

路云鹏 我都要！

宋珍珍 对不起了！（急跑下）

路云鹏 珍珍——

宋主任 云鹏，珍珍她走就走肥，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还找叔！（下）

〔汽车声远去。〕

〔闷雷隆隆。〕

路云鹏 珍珍——

〔一声炸雷，大雨如注。〕

〔路云鹏在雨中狂奔。〕

〔画外音出现：〕

〔童年宋珍珍：“云鹏哥，我想吃红果。”〕

〔童年路云鹏：“好，我去给你摘。”〕

〔童年宋珍珍：“要那个、那个……”〕

〔“扑通”一声，童年路云鹏从树上掉下来。

〔童年宋珍珍：“云鹏哥……”（吓得哭起来）

〔童年路云鹏：“别哭，我不疼，我不疼……”

〔路云鹏呆坐，倒在雨地。

〔小菊身背挎包顶风冒雨上，发现路云鹏，急趋前，欲扶，扶不动；四处找人，不见。

小 菊 云鹏哥，你怎么了？云鹏哥！来人呀，快来人……

〔驼叔急上。

驼 叔 云鹏——

小 菊 二叔，你来得正好，看他……

驼 叔 （急喊）云鹏！云鹏！

〔路云鹏仍呆愣着。驼叔抱起摇晃他，也不见醒，无奈狠狠打了他一巴掌。

路云鹏 （苏醒，难过地扑入驼叔怀里）叔——

驼 叔 （爱抚地）孩子，疼吗？长这么大，叔还没弹过你一抬头哩。

小 菊 二叔，到底出了啥事啊？

驼 叔 珍珍甩了他。

小 菊 啊！

驼 叔 孩子，他们看不起咱，咱偏要争争这口气，云鹏，把腰立起来。

小 菊 云鹏哥，我就是专来找你的，听说你和刘婶要办果茶厂？

路云鹏 是，要办厂！

小 菊 给！（从挎包里掏出大叠大叠的小额钱票）七千六百九十四元四角，我入股。

路云鹏 小菊，你这钱？

小 菊 这几年我打毛衣挣的钱，妈让我自己留着，过两年……

路云鹏 小菊，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办好厂，你就不怕……

小 菊 俺不怕。

〔《主题歌》起：

“红果红，红果鲜，
长在山沟沟红艳艳。
莫道红果味儿酸，
酸酸的里面也有甜。”

〔小菊在歌声中缓缓地下。路云鹏激动地捧着小菊入股的钱……

〔切光。

第 二 场

〔数日之后，刘春花酒店。

〔刘春花上。

刘春花 （唱）为办厂跑得我疲又累，
歇未歇来又飞。
更恼惹来也扯后腿，
不帮奔走他还冷风吹。
春花我有个怪脾气，
小卒子过河头不回。

〔宋主任衣冠楚楚却又有些胆怯地上场。

宋主任 （小声）她干妈。（见没反应，又大点声）她干妈！

刘春花 （扭过头）你来干什么？

宋主任 嘻嘻，特殊任务，赔礼道歉。

刘春花 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你！

宋主任 那是假的，常言说“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

刘春花 哪个龟孙跟你两口子？

宋主任 咱们不就差政府那张纸吗？

刘春花 我恨你！

宋主任 恨是亲，怨是爱，有啥恶气泼出来，窝在肚里要生灾。

刘春花 （被逗得笑了）你呀！

宋主任 好了，好了，阴天转多云，多云转晴天。（拍拍肚子，示意要吃的）

刘春花 要不是肚子饿，还不来哩。

宋主任 你不心疼？

刘春花 活该。（下）

宋主任 （得意地哼着）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背手屋中踱步）

〔刘春花端酒菜上。〕

刘春花 八宝清蒸、辣味鸡丁、凉拌牛肉、五香花生、邓州“览秀亭”，杯杯乐无穷。

宋主任 快点、快点，肚子都饿扁了！

〔刘春花夹菜往宋主任嘴里填。〕

宋主任 咱们“猜枚”喝酒。

刘春花 中。

〔宋主任、刘春花坐下划拳。〕

宋主任 妹妹好呀，再好好！

刘春花 哥哥好呀。

宋主任 六六大顺

刘春花 娶巧妻（七）。

宋主任 咱俩喝酒甜蜜蜜。

〔宋主任、刘春花对饮。〕

宋主任 十年好运。

刘春花 六莲灯。

宋主任 咱玩点花的中不中？

刘春花 啥花哩？

宋主任 玩拍巴掌对歌，对不好罚酒，对好奖酒。

刘春花 中。

〔宋主任、刘春花对拍巴掌。〕

刘春花 （唱）正月里来正月正，

宋主任 （唱）一天到晚想着兄。

刘春花 （唱）晚上见面先关灯。

宋主任 （唱）晚上见面先关灯。

刘春花 说的是啥话，罚！

〔宋主任饮酒。〕

刘春花 （唱）三月里来三月三，

宋主任 （唱）妹见哥哥心就宽。

刘春花 （唱）妹见哥哥心就宽。

宋主任 （唱）老宋是你的大靠山。

刘春花 你是一点也不谦虚啊，罚酒！

〔宋主任饮酒。〕

刘春花 （唱）七月里来七月七，

宋主任 （唱）七月里来七月七，